

杭州圖書館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之四十四

起煬帝天業四年
至煬帝大業十三年

四年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以元壽為內史令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官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輶以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未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通鑑纂要卷十四

大隋紀

乙

營汾陽宮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靡多久而蓋厭乃備賁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官

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在肆咸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



食店者悉令送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真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荅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上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獎重發言可觀而內存聲色日於苑中林亭處陳酒饌致燕王養與梁公蕭銍千牛左右宇文勗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酒酣浩亂糜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勗出入不限門禁妃嬪公主皆有鬪聲帝亦不之異也

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敕東巡會稽也

七年帝自擊高麗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帝御龍舟渡河入木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廢頓死者什一遂下詔討高麗救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蠅死者什三四又救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髡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

姓竈困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耳子坑。各黨切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修。食客常數百人。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一作舅。阿賊號也。齊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請縣令怒。咎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鄒音

通鑑纂要四十四

大隋紀

四

今恩人張金稱聚衆河曲。音餘。今勝地。齊州地人高士達。聚

衆於清河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

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

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衆盡歸

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

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

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殺

都尉鷹揚。都尉及鷹揚府。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既而齊

郡丞張須陁擊王薄等破之。事在九年。

申五
八年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左十二軍出鎭方

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音狄襄平等道。蘇隸

平壤高麗所凡一百一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

連營漸進。御營大軍後發。首尾五千餘里。近古出

師之盛。未之有也。至是諸軍度遼水。取高麗兵。遂

圍遼東。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帝

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

謂我不能殺公罪。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

不下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宇文述等九軍大

敗。遼水而還。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

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擊述等而還。

帝還東都。愆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弼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

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

天下。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

病卒。

九年。命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懸屨發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任命民部尚書樊子暹輔侗守東都。」

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蕭山公李寧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

通鑑纂要四

大隋紀

六

使稱病自免。密遂奔入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史書。揚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喙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庾亮即將王仲伯、以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即將玄

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爲人所執斬於涿郡時米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戶玄感入黎陽大索男夫後書房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舍所以懷義爲衛州刺史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棹爲懷州刺史玄感選運夫壯壯者得五千餘人萬楮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祭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

勒兵部分唐棹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棹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知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橈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入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鎰伏皆爲積善所聚弘策戰敗走玄挺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

於玄感。玄感盡銳攻城。樊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於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

通鑑纂要四

大隋紀

八

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玄感寵味必無所慮。但恐因此浸成亂階耳。帝又聞遼官子弟皆在玄感。亦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通謀。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帝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廻軍。

餘杭劉元進兵起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殺玄感黨與三萬餘人。

葉氏適

曰：煬帝篡弒之事，楊素終始左右之。而禍

亂之端，乃發於玄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入抵天下將亂之時，人物氣象自異。如玄感、李密皆功臣之子，其少年意氣已自異常。及人君失德，政繁賦重，人心已搖，不可親疎遠近，皆得乘間而起。玄感人黎隴，取帛布為牟甲，政與勝廣、李等為旗相類。勝、廣、玄感、密皆不足以亂天下，而天下之亂由之而生。要之天下之勢不在危解而在土崩。秦

通鑑纂要四十四

大隋紀

九

隋之亡，皆土崩之勢也。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多應圖讖忌之。未幾欲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起。

是將軍吐萬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

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朱粲皆敗死

社伏威起兵掠江淮

十年徵天下兵伐高麗帝如涿郡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徵天下兵有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至臨渝官柁祭斬叛軍者以纛鼓亦不能止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未護兒至早春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恃趨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說遣使待節召

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大隋紀

十

護兒還

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乃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遂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啖之佞者或啖之至飽

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汝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

齊郡孟讓兵掠射貽王世充擊破之

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群盜

帝巡北邊

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東與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久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呆而泣日盡腫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

通鑑纂要四十四

大隋紀

十一

募隸也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難故也宜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壯弱二千餘人而還

帝還東都

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勲者多乃更置戎務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勲者纔千五百

人。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五信尉。無勲者四職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城父朱粲兵起

十二年

魏帝林士弘太平元年

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除納言蘇威名

通鑑卷四十四

大隋紀

十一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秦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饈。威獨獻尚書。或謂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

可感。帝不憚威。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
有多許賊。帝曰：老輩猶言老多姦。以賊脅我。欲批

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

成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夔

仁

先是詔江都更造龍舟。至是成。送東都。宇文述勸

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

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

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

通鑑纂要卷四

大隋紀

十三

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

幸江都。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官人。

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

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腹。然後

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

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還幸江都。天

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江隄。杜伏威屯六合。

銀各數萬。帝遣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

捷

程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之變姓名。聚徒救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羅立令立。君明。韋城程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入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群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

通鑑纂要卷十四

大隋紀

十四

勳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於是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魯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覆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佳程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讓悅。有李文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

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此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縱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密因說讓先取榮陽林兵館馭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於是攻榮陽諸縣多下之帝徒張須陀為榮陽通守以討之密與讓及除世勳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詔以裴仁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

通鑑纂要卷四

大隋紀

十五

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先是魏刀兒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

至是詔以淵為太原留守以即特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秦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鏡陽詔罷義臣兵

內史即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

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數曰。我初不聞賊頭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又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還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威。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蘄。職典樞要。四方告急。不為察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通鑑纂要卷四

大隋紀

十六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物吏皆長法。莫敢振救。王世充竊為帝簡閱。江淮民聞羨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

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于岐。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

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

十三年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王賈建德丁丑元王翟公

都永隆元主薛舉泰興元王蕭銑鳴鳳元是歲并楚凡八國

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

通鑑纂要十四

大隋紀

七

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揚可汗。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

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皇帝。引突厥寇

邊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

者曰屋利設

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李密攻東都入其郭

先是翟讓李密。擇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

魏公。略取河南諸郡。至是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

率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遣裴仁基南討捕使代

鎮張須陁之衆 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

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

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

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布以爇越

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春

門北邙山為九營以備密次陰淮陽薛密密使據

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逐移檄郡縣數

帝十罪且曰整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

泥惡難盡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

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

通鑑纂要卷四

大隋紀

十八

必散不然若東都突沒因歐歛嗚咽帝為之改容

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必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

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令敢廷辱我因使向

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群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

聞

李淵起兵大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

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東宮官名臨汾柴紹世民

聰明勇略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

志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賊

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
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
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
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志寧師古皆
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

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
軍陰世師邵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未
豐倉勞軍賑饑民進屯馬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
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

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大隋紀

九

勝兵九萬先是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
兵以應淵淵使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
羣盜史萬寶何灌信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悉
降於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至是李氏將
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
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
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整竭心力知無不
為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彘六萬
南度渭水也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
世民引兵趣司竹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

人若守小節。下有冠竄。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
順民心。其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
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
世民親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
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
說淵曰。昨日之言。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
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
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帝以淵與王仁恭不
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
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

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
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
囚。坐取夷城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
驛救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司馬
許世緒。司鎰。武士彘。前勳衛唐憲。憲弟倫。皆勸淵
舉兵。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
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為官監。
而以官人侍客。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官人侍淵。公死可爾。何誤唐
人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救書。
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

麗由是人情怛怛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
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
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
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
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
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後有他賊據之以嬰
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
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無親賢同國休戚要
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
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

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
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
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彘曰順德弘基皆肯
征謂出征而肯三侍隋制左右翊衛府有安得將
衆謂出征而肯三侍魏侍黜侍武侍之名安得將

兵欲收按之士彘曰二人皆唐公卷若爾必大致
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
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且與威君雅共
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
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詆世民已布兵
蹙路文靜因與以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

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
間諸城門突厥不敢進毅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
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李淵遣使如突厥

李建成本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送
長安殺之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
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
之自為手啓平辭厚禮遣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
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顧勿侵暴
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

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
害唐公而寧我無疑矣苟唐公有為天子我當以
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
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請君宜更思其
次飯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
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
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
之遣使告突厥既而突厥遣使至太原淵遣劉文
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
大害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為邊患

又胡馬行恣不費芻粟聊藉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范氏祖禹曰

匹夫欲自立於卿黨猶不可不自重

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
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
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尚以為助是以唐世
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循夏之亂蓋高祖以此
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
義也

通鑑纂要卷四

大隋紀

廿三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特軍
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
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
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大悅至西河城下
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
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先是有二孔雀飛集以
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
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

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九九月。淵喜曰：「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臣等謹按高德、儒指野鳥為鷲，以欺煬帝。其志利於取高官耳。煬帝亦非受其欺，以至身弑國亡而不悟。然則為君而寵佞人者，抑何所利哉。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倫、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讓為鎰曹，劉政會

通鑑纂要卷第四

大隋紀

廿四

及崔善為、張道源為戶曹，姜謩為司功參軍。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綜及王長諧、姜寶誨、陽也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次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詔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時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劉文

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
安民裂土地入唐爲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甲大喜
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
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磔商辛於
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太非折簡可致吾方
有事閔中若遷絕之乃是吏生一敵不如早辭推
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緘東都之兵我
得專意西征侯閔中平穴探險養威徐觀蚌却項
鷸允律之勢以收漁人之功亦爲晚也乃復書曰
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大年

逾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槃鱗附翼唯弟早膺
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憂屬無見密復封於唐斯
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
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
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
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尚彊未易猝下
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故根本更
圖後塵世氏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之糧老生輕躁
一戰可擒李密顧鱗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
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故養生。當先入咸陽。既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威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威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初霽。李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已。

胡氏尚曰。武王伐尚。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未有也。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紂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毫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赦書。發民以鼓結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

去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
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
及身之學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
違義理者多矣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薛舉稱帝立其子仁果為太子遣仁果將兵取天
水徙都之

涿郡留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

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

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大隋紀

廿七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饑麥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
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

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

時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

陽倉糧之開倉恣民就食決旬間得勝兵三十餘

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秦山道士徐洪

密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

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

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蹕令天下密壯其言以

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胡氏寅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

諸人皆不及也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

豈洪客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於

之耶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

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嘗

仲連之流與嗚乎其可謂高士矣

王世充救東都令擊李密於洛口

王世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王

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於洛口紹諸軍皆受

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大隋紀

廿九

世充節度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

守不下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

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

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

城隍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

殺之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太守蕭造跡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

突通守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

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承

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母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火命。世才也。寂初未然。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

集可得十萬人。專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欵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

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舍上精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尹氏起莘曰：興王氣象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才半載。方其拔西河。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已昭布於遠近。參旣而取霍邑。克汾絳。薛馮翊守潼關。徇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今遂大合諸軍為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推揅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者哉！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真矣。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珽。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珽為主。景珽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乃自稱梁公。以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尋自稱王。

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遣者夷三莖。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備之起矣也。留守官殺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李密誘翟讓殺之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

侑特年十

淵自為大丞相。封唐公。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

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
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竇威為
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
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
京師焦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
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屈突通降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四

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大隋紀

廿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五

起唐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

武德元年至高祖武德七年

隋恭帝侗義寧二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皇帝

高祖武德元年夏王實建德五年元稹王李軌安樂元

師都朱粲昌建元年。是歲王世充李弘魏徵魏元

師都朱粲昌建元年。是歲王世充李弘魏徵魏元

師都朱粲昌建元年。是歲王世充李弘魏徵魏元

師都朱粲昌建元年。是歲王世充李弘魏徵魏元

唐王淵自加殊禮

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王既克長安。以書喻降郡縣

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氏羌爭

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昔日以百數

唐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

原道行軍元帥

大略紀

乙

隋宇文文化弒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

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

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

樂飲耳。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

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

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

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思歸。郎將司馬德戡

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

締約。宮人聞之。言於帝。帝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

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寶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德戡等乃悉召驍果。夜於東城禁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問曰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明日未明。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千牛獨孤開樓。帥殿內數百人叩閣請帝自出臨戰。無應者。軍士稍散。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又

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中允。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至且以甲騎迎化。化及戰果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詔引入朝堂。號為空槽。虔通逼帝出宮。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馮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勘曰。溥天同怒。何止一人。化又

使封德彝數言罪帝愛子[○]王[○]年十二在側[○]
勸不已度通斬之血踐御服欲[○]廷弑帝帝曰天子
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燭酒來文奉等使令
欲行遠[○]經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
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
宗室無少長皆死唯[○]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
計全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
王浩為帝[○]君別宮以兵守之以智及裴矩為僕射
士及為內史化及至矩迎拜於馬首故化及亦以
為僕射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單賀蘇威亦往給

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唐王之入關也張
季珣之弟仲瑛為上谷令死之至是仲瑛弟琮為
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愧
之[○]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
忘哀乎追謚曰煬在位十五年年五十歲

司馬氏光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若洽
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致臣矯命微辛得
之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慨
然慕[○]皇[○]武之為窮奢極欲兵連賦重盜賊乘
起而巡遊不息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幸是定也雖

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王焯自為相國加九錫

隋以**唐**王為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
諂諛者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
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耻之
唐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
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
之有必効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尤
錫殊禮皆歸之有同

胡氏黃曰**唐**王不正名揚廣為弑父與君之賊而

通鑑纂要四十五

大唐紀

四

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與王之術駁而不
訛也

宇文化及發江都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
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
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遷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至顯
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
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侘苴事讎何面目視息世間
狀**唐**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
也乃與孟才糾合思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

化及語洩。化及殺之。其麾下皆鬪死。無一降者。化及至彭城。魏公密拒之。引兵入東郡。

隋具典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唐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世子建成。秦公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五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備復園廟。引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狗嶺南。郡縣多降。始安郡丞李襲志散財募士。以保郡。我群盜攻之。皆不能下。開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以尉佗之事說之。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在。儋何足慕也。堅守三年。外無聲援。至是城陷。為銑所虜。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唐王淵稱皇帝

○齊恭帝禪位于○唐王仲皇帝位。推五運為上德。已尚黃。

葉氏適曰。天下有難取者。有易取者。自○周衰。天下分裂。已六七百年。正當欲合之時。故先合于○秦。○秦不足以受之。而後合於○漢。○漢取之易。○西○晉之後。天下分裂。又三四百年。亦當欲合之時。故先合于○隋。○隋不足以受之。而後合於○唐。○唐取之亦易。若三國十六國。皆乘天下之始分。所以難也。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曆紀

六

世充為納言。元大都為內史。令共掌朝政。侗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唐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群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唐主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父之道。○唐主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唐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

時遼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廢隋帝侑為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

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謀夷興
亡之効豈伊人力其隋恭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
司量才選用

范氏祖禹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

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况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

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七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

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

失之之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入君

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鷄雜

者此乃少平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

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

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

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主參僚左右宜謹

擇其人有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

者皆不可迹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收亡未有不同
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
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范氏祖禹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無

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
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焉
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開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唐竇威卒以竇抗陳叔達為納言

魏公密敗宇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八

秦主舉卒子仁果立

居折燕音雙城

唐立李軌為宗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

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為宗

唐遣秦王世民伐秦

隋宇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酬宴醉尤怒也智及曰

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破族豈
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關闕其殺多亡化及歎人

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鳩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計。

唐以李密為光祿郡邢國公

先是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至是密

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

甲歸唐。比於竇融。實融以河西歸漢。功亦不細。豈不以台

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郡公。密大

失望。既而唐遣密收撫山東。密叛。行軍總管盛彥

師討斬之。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九

涼王軌稱帝

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果出降。

世民還至長安。斬仁果於市。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

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東

傳至黎陽。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

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

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宜籍郡縣。少口士

馬之數。以格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

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使孝恪與世勣紆營虎牢以東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歔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未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薦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後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皇帝

唐以李素立為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擢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

唐主從之擢授侍御史

隋恭帝侗皇泰二唐武德二唐王世充開元是歲隋王沈法興延康元唐王李子通明政元無

宋師都 通鑑 卷九 國

唐定租庸調法

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二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歛。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君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朱祭碁 唐 以為 楚 王

祭後殺 唐 使者奔東都

夏王建德破字文化及於聊城誅之

隋王世充自稱 鄭 王加九錫

通鑑纂要 卷四十五

大唐紀

十一

隋王世充稱帝

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遣段達等入奏 隋

主曰天命不常 鄭 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 唐 虞之

迹 隋 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 隋 祚未亡此

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禪舊

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稱 隋

主命禪位於 鄭 幽 隋 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

及救書敦 隋 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

即呈帝位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 漢 王奉 隋 主

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以陸德明為 漢 王師令

玄想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鄭公

既而突厥立為○**隋**王。君定襄。

○**寫**遣安興貴襲執○**宗**主執以歸殺之。河西平。

○**鄭**主世充弑○**隋**主侗。

世充以尚書裴仁基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

子知之。亦不自去。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

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狹**○**齊**王世惲言於

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也。不如早

通鑑纂要四十五

大唐紀

十一

除之。世充遣人醜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

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

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

副各一人。齊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

敵。

○**唐**擢公薨

謚曰○**隋**恭帝

○**唐**後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材畧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於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及。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今文靜歛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材畧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主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靜。籍沒其家。

胡氏寅曰。文靜首唱大謀。實不酬勳。又以讒死。而

通鑑纂要卷五

大唐紀

三

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祖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歟。在世民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勳舊冤死。其責大矣。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靜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主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

朕尚書稱綱曰。濟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畏史。可以無懼。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又污天堦。辱東朝乎。
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疎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為少保。**唐**主嘗考第群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效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

通鑑卷五十五

大唐紀

十四

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唐武德三年。是歲。臣綱。夏。侯。楊。密。師。都。經。說。綱。擊。法。典。夏。凡。九。國。定。楊。綱。與。上。

唐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初。易州賊宋金剛。有眾萬餘。為竇建德所敗。西奔劉武周。說武周圍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從之。使將兵寇**唐**并州。取滄州。軍勢甚銳。**唐**遣世民擊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乘勝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入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

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
金剛以聚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段李世
勣歎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
敗其將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求安降世民得
敬德喜甚使將其善教八千與諸營相參風變通
慮其為變驟以為言世民不聽劉武周棄并州走
突厥突厥殺之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
所得州縣皆入于唐唐以唐儉為并州道安撫大
使李仲文為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
腰斬之

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初王世充所部降唐者相繼至是唐主議擊之詔
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秦王世民遣行軍總管
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
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颍洛城大
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世民
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帝帝關中鄭帝
河南世充未嘗西侵三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
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雅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
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

取東都。不令諸將也。至暮各引兵還突厥處。羅可汗死。弟頡利可汗出。茲立。

皇太子通敗。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於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柘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伏威。伏威徙君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群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

通鑑纂要四十五

大唐紀

十六

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唐武德四年。是歲。唐軍破師都。凡三戰。

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李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以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軍事。請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耀。實以為質。

秦王世民敗。主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

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

王世充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敵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回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守備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下令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通鑑纂要

卷五

大唐紀

七

唐兵圍洛陽城中之倉死者相倚於道初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隋管州榮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反鄭侵地後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記室薛收曰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揀成臯以逸待勞建德既破世充自下秦世民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賊勇求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坳抵河陽趨鞏世充

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覓走。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統餘四騎偕進。大建德營三里，所建德將負過之。世民引兵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破之。建德乃悉衆出，入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餓倦，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

群臣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程知節等出於陳後，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黎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群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化者。世民乃入宮城，命蕭瑀等封府庫，於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世民觀隋宮廢，歎曰：「遲後心窮人，無亡得乎。」命散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

諸道場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氏至長安獻俘夫廟。赦世充。新建德。

唐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僂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既至長安。唐主以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在。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君閻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於是范願高稚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瘡。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乃謀作亂。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

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既而陷郿縣竇建德舊黨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為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李玄通等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唐蜀太常樂工為民

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太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二十一

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楚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玄齡曰如晦王佐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幃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果人物致之幕府每

冷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為吾兒陳勇，甜隔千里，皆如面談。

宋子燾曰：知人甚難。太宗定十八學士之選，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主統降。

唐殺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蒲統，統不為備。孝恭等授其荆門，宜都二鎮，晏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統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曆紀

十一

郭統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統降。統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統帥群臣總縑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統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亂，重以戰爭，跛踵延頸，以望其主。是以蕭氏君臣，共計歸命。庶幾有所息。有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鬪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踰，彼為其王鬪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王安堵，秋毫無

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歛附。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涓畧地，嶺素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歿，涓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州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於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通鑑纂要甲子

大唐紀

三

初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等皆自河

年壬

河道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唐**秦王世民破之於洛水，黑闥

奔突厥

李子通叛**唐**伏誅

唐王林士弘卒

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先是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元

吉擊之。淮陽王遣女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之。忍女晉陽也。嘗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告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竈。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路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

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教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末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詠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胡氏賈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詔教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邪。考杜諸人亦無所警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

秦王每侍宴宮中，思太穆皇后，終不得見。唐王有天下，或欲執派流唐主，不聽。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且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妻子母必無子遺矣。呈太子仁孝，陛下以妻子母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沒跡，而建元吉日，親奉太子中允王珪、沈馬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君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

范氏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勢。古之道也。晉獻公使中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秦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

禍亂何從而息乎？

卷之七 武德七年 是歲 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太子兵至昌黎黑闥已走太子遣騎追之
甚追黑闥至饒陽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

洛州

唐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中書令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先是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薛恢淮泗杜

伏威懼遂請入朝留公祏守丹陽冬王雄誕與兵

為之副公祏誅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

天下方平公王社伏威也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取族

滅乎公祏殺之許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

迎德義卷四十五

大唐紀

五

於丹陽因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

與李靖進攻丹陽公祏棄城走人執送丹陽梟首

江南皆平

唐置屯田於并州

突厥數為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

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

朝與裴寂等相問難於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

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

之境從之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是歲高開道輔公祏皆敗死唯徐師節臣貞觀

二年
乃亡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歲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于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第各就學

高開道為其下所蔽詔以其地為媯州

吳王杜伏威卒

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

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

道監署卷四十五

大唐紀

其六一

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

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

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

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

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

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

騎尉十二等為勳官

范氏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故不以一

職名官太尉掌武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

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失之而唐

不能革也。且既有二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
二也。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
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
如網之在綱。喪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
古以正名。苟捨用官。未見其可也。

胡氏寅曰：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
也。而次于匠監之下。若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
祕書殿中為六省。而降內侍于寺監之下。則尊儒
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替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曆紀

七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
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
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
其傭日三石。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
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
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
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
邑者為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
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

籍

范氏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
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
幾焉然為治者唯能省力後薄稅歛務本抑末尚
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
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
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胡氏寅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庶恥待
士大夫之義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稼
後世用人不稼升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行者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廿八

必也仕者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
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
後收其田異如此則不得爭利之法可行而庶耻
之風益勸矣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為兄
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
成止之元吉愠曰為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
驍勇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
諸坊又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至是上幸

仁智宮建成君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祀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上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士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彘從者請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効。○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

成請封德彝復為管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雋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范氏祖禹曰。建成擅募兵甲以名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惑於姦臣之計。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皆高祖不明之過也。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

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奈何為此以貽四海之羞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之。突厥受盟而還，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以裴矩權侍中

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大唐紀

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五

百未嘗為文
事平之後
以表矩濬傳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五

杭州圖書館